

南湖头条

马科平

城里的风

夏日午后，城市似乎正在发着高烧。几乎所有空调机全部启动了，马达声清晰可闻，冷凝水像淋醋一样，滴滴答答掉个不停。花坛、草坪里的小虫不鸣不叫，花草叶子蜷缩，像懒洋洋的病人。大街跑的车辆少，司机不愿高温出车。路上的行人也少，人们不愿高温下受日光的暴晒。

我在街上树荫下行走，依然是灼浪袭人，那种类似桑拿的烘烤感，让汗水湿漉漉地顺脊背流淌下来，薄薄的衣裳立刻像胶皮糖似的黏在身上。忽然，迎面吹来一股凉爽的风，浑身上下顿觉轻松，好舒服呀。

这风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生活的这座城市，正在快速长大，路网扩张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拔地而起，高耸入云，密密麻麻。这些优雅的现代化建筑物，阻碍了气流通行，温柔的风儿，已经无法抵达城市的彼岸。

人类把大量埋藏在地下的石油、矿产等资源挖出来，丰富和便利了生活，却破坏了地下原有的结构，石化产品通过汽车、火车、机械设备等挥发出来，长期在城市的空气中聚集，与大气水汽凝结沉降，弥漫天空，也阻碍了风的自由行动。

除非那些风像霸气的强盗，能量巨大，夹裹闪电和雷鸣，飞沙走石，狂妄地扳断一根根树枝，把那些树折腾得披头散发，甚至会恶作剧地摇晃门窗、捶打玻璃，把那些树叶、塑料袋、纸片、尘埃漫天扬起。

风越吹越猛，它们如此毫无顾忌地在这座城市里游荡，在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，新建的各种小区、工厂、商场，那些衣着光鲜、时尚摩登的红男绿女，



履匆匆，神态冷漠地对弥漫的风尘不屑一顾，他们只会透过墨镜看时间，然后登上不同的交通工具绝尘而去。

马路边、桥头上，干杂活的民工瑟缩在这样的风里，等待被城市人领走。他们大多从事城里人不愿干也不会干的“职业”：封阳台，修补漏屋顶，泥瓦工，包括清洗抽油烟机。他们蹲在马路街头，等待主顾上门，目光焦灼而落寞，风却三番五次掠走他们街边揽活的纸招牌，他们一边咒骂，一边追捡回来。好在这些风不是很多，它们也只是偶尔从城里路过，并不盘桓，半天或一夜的工夫，它们便走了。况且这些风不完全是破坏者，它们能够带走汽车乌烟瘴气的

尾气，难闻的气味儿，吹散雾霾，送来缕缕田野的清香。

城市里也有风，很显然，这些风是鼓风机、电吹风、电风扇、空调制造出来的，这些人工的风，混杂城市工厂、机器、烟囱浑浊的气息，即是加进空气清新剂，也还会让人出现头晕目眩的感觉。

又有一股风吹来，这下我看清楚了，风是从小树林里钻出来的。植物是最好的隔热吸热除尘材料，从小树林边走过，清爽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原来好风藏在树林里，忽而大，忽而小，吹在人的身上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和惬意。

诗品时空



沙河公园

金亦兵

公园人群以歌分，歌唱祖国颂党恩。
 挥扇舞腿善长袖，曲和调谐无老轻。
 儿童笑声游戏车，情侣相拥步林荫。
 球馆球飞汗如雨，林中偶出棋牌声。

消防赞

高文静

你不驻守海防边疆，
 却守护着神州的万家辉煌
 你手中没有钢枪
 却保卫着人民的幸福安康
 部队都是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日
 唯有你，枕戈待旦，时刻准备披挂上场
 烈焰翻滚，勇往直前，你就是那浴火的凤凰
 灾难降临，你第一个到达现场，橘红色的身影就是生的希望
 在物欲横流，世风日下的今天
 是你，挺起了军人的脊梁
 是你，维护了公安的形象
 忠诚可靠，服务人民，竭诚奉献，是党和人民对你的褒扬
 你，就是百姓身边的公安消防！

足球情缘

马士博 徐韵雯

江湖再无“贝”影

我是个没有什么运动天赋的人，刚出生就贫血，又瘦又小。据爹描述，刚学走路那会儿，给我丢过来一个皮球，我就会非常紧张地后退几个小碎步，再抡起右脚，奋起一脚抡空了！但我还是能从这件糗事中看出积极的方面的，毕竟我没有选择用手去抱球，这也许是我与足球最早的缘分吧。



初中之后踢球渐渐多了，那时球场上的对手基本是低一年级的同学，因此胜率很高，赢球的感觉非常美妙，让人上瘾。1998年中考，恰逢法兰西之夏世界杯，那是一届无比成功的世界杯，除了那首里奇·马丁的《生命之杯》，还留下了多场经典的比赛，而其中的英阿之战最终把我引上足球这条“不归路”：意气风发的欧文、英雄气短的贝克汉姆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有些悲剧情节，我更喜欢那场比赛中最为悲催的小贝以及他落寞的背影。谁又曾想到世界杯后千夫所指的小贝在1998—1999赛季的英超中会以最为戏剧化的方式勇夺三冠王，瞬间从罪人成为英雄？这就是足球，让人痴狂！也许是爱屋及乌，喜欢小贝，喜欢曼联，喜欢英格兰国家队，喜欢英超，而非那些技术更为出色的巴西、阿根廷、包括现在的荷兰……经常被人诟病这种热爱倾向非常女性化，我的解释是——英国球员的确有些技不如人，但是他们却是最不缺乏雄性激素的球员。我也更看重他们在球场上热血的意志：有你华丽的过人动作，有我奋不顾身的飞铲和力道十足的爆射，吃牌算什么，我就是要让对手胆寒。

我坚信，如果说每个男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男孩儿，那么只要我心中的男孩儿还热爱着足球，我就永远年轻！踏上这片草地，我就能卸下所有的压力和烦恼，眼里就只有这黑白分明的足球。感谢足球，为我解忧，给我健康，伴我成长！感谢那些和我一起在场边挥汗、在电视机前侃球的兄弟，无论你们在地球的哪个角落！

往事如烟

钱云飞

我与《信阳县报》的一段缘

《信阳县报》创刊于1956年，是中共信阳县委机关报，四开隔日版，开始是新闻纸印刷的，后来多是用粗糙黄褐色纸张印成的，其报头字为行草书体。

县委大院就在如今的信阳市财政局附近，前后三进，东西厢房，但门楼矮小朝南，东边是县政府门楼。县广播站和信阳县报社在一起，就设在县委院内。后报社迁到鲍氏街小巷东面，与县工会、邮电、县科协、农林局紧挨。报社编辑人手很少，总编辑由副书记陈连兼，第一任副主编柳万镒，第二任副主编叶雨顺。编辑傅行远高个白晰，张敦俊儒敦人个很精灵，还有何仁轩、方秉政，记者郑冶年轻漂亮。各公社配有常为县报写稿的骨干通讯员。

1958年，我才十八九岁，虽只读过小学，但自幼习文，勤奋好学。在工作的两三年中，不停在写。工作在县农林局、商业局执念来回调动，还经常被抽调到县委工作组下乡，到平昌公社驻黄寨、刘寨、蒿林等大队。那时候，工作队员真正与农民一块下地干活，我还上水车顶班水抗旱。于是在黄寨村就写了第一篇消息稿《小连长率兵抗旱》，登在了《信阳县报》1959年7月29日3版上。头一炮打响了，这也是我的新闻处女作，那时候虽稿费仅0.4元钱，但可以在县政府食堂买到四碗蒸鸡蛋糕，还是用香油拌的，很实惠。那时候，我的月工资也不过30多元。所以，我有了写稿的



积极性。随后，我又被抽调县委多种经营办公室。这期间，我写了《县委召开多种经营紧急会议》，刊发在1959年9月的《信阳县报》二版头条。全文虽仅600多字，可在当时的确产生了很好的影响。

由于常往来于县报社、县广播站送稿，经常聆听到各位编辑老师的指导，我的写作水平也日渐长进。之前，我的署名为钱世和，1964年前后，对外各地报刊发稿多用云飞、怀乡、六正等，在《信阳县报》起点的基础上，我写稿就有点一发而不可收的意思。

1960年2月26日，《信阳县报》二

版刊登了陈家民、李建民、我三人署名的文稿《黄庄大队早动手根治“黄锈病”》，副题是《消灭病虫害，确保小麦丰收》。陈家民系平昌公社党委副书记，李建民系公社农技站植保员，我是县委工作组组员。1960年3月，又在《信阳县报》发表了平昌公社朱庄、双喜大队油菜管理和鸡公山老门大搞积肥等10多篇稿子。

1960年6月1日，信阳县与信阳市（县级）合并为信阳市（县级），县报改为《信阳市报》，其报头字为信阳大书法家石翰辉先生所书。不久，由于各种原因，《信阳市报》也就停刊了。